重磅荐读

“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这个判断简洁明了地说明: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是什么,到了什么地步,面临着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该怎么理解“新的重要关头”

有些人的想法是,改革开放都已经进入正轨了,看它慢慢前行就够了,不会因为我们作出一个判断就会加快步伐,就会取得实质性进展,能改的一定会改,改不了的还是改不了。

“新的重要关头”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以前改革已经有重要关头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改革开放的开端,是一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扫清障碍,也是一个。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改革的“全面”“深化”之方向,就是新的重要关头。

重要关头是对改革事业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重要时机。在重要关头,最好的结局是,我们把握时机,抓住关键,顺利走过去,走到更为宽广的大道上一路前行。但不好的结局并不是不会出现,它可能带来两种局面:一个是不进则退,没过得去,结果走回头路;另一个是向前走错了方向,犯了颠覆性错误。

重要关头,往往就是重大转折点。由不顺走向顺利是转折,由顺利转向不顺也是转折;由失败走向成功是转折,由成功走向失败也是转折。走向成功还是走向失败,关键在于处在那个时间节点的人是否把握住了时机,是否作出了重大抉择、英明决断,是否有勇气和智慧战胜困难,认准方向,奋力前行。

前两个重要关头,我们抓住了节点,抓住了时机,走对了,改革事业顺利前进,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成功演绎了穷国逆袭、大国复兴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这个重要关头,是否能一如以前,是否能抓住时机、续写辉煌,自然就变得非常重要。

在重要关头走对路,就要对重要关头本身有清醒的认识。但凡对中国改革有所观察和思考的人,都会认同,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好过的河都过了,现在要过的河都是难过的河;好走的路走得差不多了,现在要走的都是不好走的路;好吃的肉都吃完了,现在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从整体逻辑上看,处在重要关头的中国改革,已经从解决相对单一问题的改革走向解决复杂性、综合性问题的改革,从聚焦于生产力的改革到综合考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改革,从更注重经济体制的改革走向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在重要关头更要走对路

重要关头必然是多元思想观念迸发的阶段。在重要关头走对路,还要回应不同的声音。要看到,对改革本身有异议,对改革的现状不满意,对改革的未来不抱乐观态度的错误声音和观念不时出现:

有的人不理解改革为什么要永远在路上,总认为改革是否该停一停了,不折腾、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不要再改了,老是改革搞得社会不稳定,变化太快跟不上时代。

有的人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改革,认为正是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困境,带来了中国的道德、诚信、价值危机,带来了腐败猖獗、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反思改革,重估改革。

有的人眼光向“西”,鼓吹西方价值观念多么优越,强调进一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要消解公有制,反对政府干预,弱化国有企业,放开金融市场,以为把这些观念应用到中国,就能够立马重塑整个社会。

有的人认为改革走错了路,走向了资本主义,甚至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因此批判市场化改革方向,重提阶级斗争话语的声音又冒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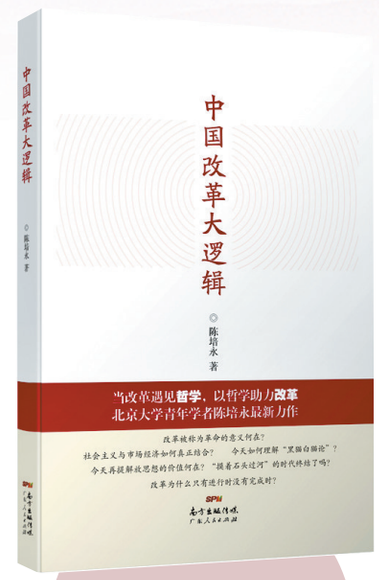
有的人认为改革注定达不到改革者想要的结果,最多只能延缓一下矛盾和冲突,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已经注定难以实现,终究不会给民主和法治创造环境,民主法治进程并不是推进了,反而是往回走了。

也有观念认为,改革本来就是口号,而且改革注定就是瞎折腾,改革就是要从左往右走,深化改革就是要从右往左走,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从左往右走,改革过来改革过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一走。

无论从客观进程上看还是从思想观念上看,中国改革都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关头。在这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要增强改革的共识,有必要直面这些关于改革的不同声音、错误观念。回应思想观念问题,必须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行深度思考,要追根溯源,讲清错误观点根在哪里,源在哪里。

《中国改革大逻辑》这本书将对改革开放的相关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追问,沿着中国改革曾经做的、已经取得的经验、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样的思路进行,最终建构一个理解中国改革的理论框架,讲清楚中国改革的大逻辑,以助推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国改革新的重要关头,希望这本书能够贡献些微力量,尽管只是理论的力量。

(据《北京日报》 作者:陈培永)



《中国改革大逻辑》
作者:陈培永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书界动态

《儒说洛阳》出版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儒学与洛阳有何渊源?儒学在洛阳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日前,《儒说洛阳》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洛阳、感悟洛阳的窗口。

该书根据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吴涛在瓦库文化讲堂的讲座整理而成。全书共分九个章节,通过“周公与洛阳”“孔子与洛阳”“经学与洛阳”“太学与洛阳”“玄学与洛阳”“理学与洛阳”等话题,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儒学在洛阳的产生发展脉络,从周公、孔子到刘向、刘歆、马融、郑玄、王弼、何晏、向秀,再到二程、邵雍,用一根精美的“彩带”,将洛阳的先贤圣哲连起来,画就了以儒家人物为载体的洛阳学术史图表。

中华书局“每日一主题”推送传统文化图书

由中华书局等机构主办的“传统文化月”活动于9月1日至30日举行。活动以“每日一主题”的形式向全国读者推荐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图书。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日前在京介绍,推送的主题包括“诗经”“诸子”“二十四史”“小学生推荐书目”等,推荐图书涉及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将通过京东图书平台推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说,“传统文化月”活动按照主题推送图书的方式,有利于帮助读者尤其是小读者便捷找到中华文化优秀读物,并日积月累地提高阅读积极性。

(据新华社)

中国人首次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6届世界大会日前在希腊首都雅典结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明舟在会上当选该组织主席。这是中国人首次出任这一职务。

此次会议主题是“童书童话——东西方在此相会”。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围绕这一主题,就儿童文学、少儿出版、阅读推广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宗旨是通过高品质儿童读物促进国际理解、维护世界和平,这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成立于1953年,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该联盟目前有79个国家分会,会员包括作家、画家、大学教授、出版人等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和教育发展的专业人士,在国际儿童读物出版和研究领域拥有权威地位。该联盟195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在儿童文学界享有盛誉。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任期两年,最多连任两次。

(据新华社)

“东京审判”庭审记录首次以中文面世

上海交通大学下属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日前携手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一辑10卷本。这是“东京审判”完整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面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战后审判研究最核心的文献。不过,东京审判规定审判语言为英语和被告语言(即日语),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仅有英、日两种文本存世。

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了英文版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填补了国内东京审判核心史料文献的空白。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又联合编译出版了12卷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以2013年出版的80卷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为底本,酌参日文版庭审记录,计划分四辑出版,将完整还原“东京审判”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基础根基就在东京审判的判词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译本问世,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学术研究,也为大众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准确认识、直面这段历史提供了文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在沪表示。据介绍,80卷英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预计将于2022年被全部翻译成中文面世。(据新华社)

书香人生

一套“小”书

我的书橱里,珍藏有一套“小”书。

说它“小”,一是它的开本,比正常的小32开还要窄一些,拿在手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二是薄,极薄,每本都在30页左右;三是简,用纸、装帧都是最简单、素朴的那种,而且是用骑缝针装订的,这在今天的书籍中肯定是少之又少了!

在我的心目中,这又是一套“大”书!

它是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袖珍诗丛·新诗钩沉”。它们是:丁景唐的《心底梦》、俞平伯的《冬夜》、朱湘的《散章》、梁宗岱的《晚祷》、金克木的《雨雪集》、袁水拍的《沸腾的岁月》、杜谷的《泥土的梦》、郑敏的《诗集》、阿垅的《无题》、覃子豪的《没有消逝的信号》。

这些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他们的诗篇,很多都是经典,直到今天还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20世纪80年代初这套书出版的时候,正是当代诗歌最兴盛的时期,“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诗歌的气息”,全社会,尤其是大中学校园里,到处都涌动着诗歌的热流。

我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近乎疯狂地爱着诗歌。由于地处偏僻,根本没有买书的地方,所以,我的诗歌书籍几乎都靠邮购。在订阅的《诗歌报》上一看到出版信息,就毫不犹豫地从微薄的工资里掏出钱去购买。这套“钩沉”的出版信息就是从那上面获悉的。

每本二角五分钱!一套两块五角钱!从书款汇出去,到收到书,大概有20天。由于离镇子比较远,我们学校的包裹都是邮递员直接送过来的。

从邮递员手中接过牛皮纸小包裹时,我没有急着拆开,而是先跑到宿舍,洗干净手上的粉笔灰和墨水,然后很小心地打开包裹——10本崭新的、散发着油墨芬芳的“小”书躺在面前,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

那些日子,只要一有空,我就细细品读那些精美的诗篇。夜深人静,校园里一片宁静,不远处的田野蛙声阵阵。生活虽然相当清苦,但坐在小宿舍的窗前,与这些诗篇为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幸福”。

有时,甚至不看内容,只把它们拿在手上把玩——它们的封面画都是水印木刻,古意盎然,典雅大气,与书的内容相得益彰……

在书籍越来越厚、越来越精装、越来越豪华,价格也越来越吓人的当下,我格外珍视我的这套“小”书!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陶天真